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下　宋　袁樞　撰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琪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

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踈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

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别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

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恵也厚酬以金寳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寳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為竒字云

玉皇授白雲先生髙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髙八丈用之每對駢呵

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嗚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

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

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内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

慭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横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爇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慭云

公楚歸禮欲襲盧州行慇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以二将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慇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疏吕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宻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内則假神仙之説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将佐懼死莫之敢言歳月浸深羽翼将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勲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

命故有是憾因出濆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慚遂禁濆出入後月餘以濆知舒州事群盜陳儒攻舒州濆求救於廬州楊行慜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刄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洺州人也又之羣盜吴迥李本復攻舒州濆不能守棄城走駢使就殺之楊行慜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吴迥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

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為不復咨禀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廵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為晚矣

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翱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褚城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

所誅師鐸自以黄巢降将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将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藉藉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

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啟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劒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劒不悟曰無之師鐸内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

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神劒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劒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呂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劙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内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劒為都指揮使神劒以

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

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
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止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
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
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
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
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師會
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
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

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温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别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已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駡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閤下駢

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

大将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彦遣其将秦稠将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内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

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纉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賔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

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决及恐語
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
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
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
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彦過江或説
師鐸曰僕射鄉者舉兵葢以用之輩姦邪暴横高令公
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
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

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内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内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

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已已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為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

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内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處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塚吕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

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劒

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劒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劒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彦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彦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彦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

秦彦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絶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彦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盛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彦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

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顧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麴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麴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彦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

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煑木像煑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扵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劒高霸寨破之神劒奔高郵霸奔海陵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

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頻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

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

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彦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渡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彦師鐸襲高郵　辛巳高郵鎮遏使

張神劒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戍
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為變分隸
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劒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
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
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産焚廬舍挈老幼
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
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為兄弟置其將
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

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絶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雎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北曹

銀何食言耶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

忠遣内容将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将郭言将兵千人送之

天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彦畢師鐸鄭漢章彦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将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彦等潛召汴軍儒殺彦等以宏為馬軍使　張守一與吕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為諸将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

殺之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

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為趙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

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
以静江都将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
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将奔廣陵
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将
争取金帛徐温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温朐山人也
鍠将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将鍠
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

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寛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儒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為地道

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龎師古等衆號十萬渡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龎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已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

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夏六

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

忠殺其使者復為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

將李友拔蘇州粲奔孫儒　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

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

行周遂圍蘇州　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揚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

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黄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黄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

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潜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

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
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
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
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
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
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
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

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别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

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師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廪賜以

阜衣蒙甲號黒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寛簡有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

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将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

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寛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黄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黄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黄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兖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悦既行濛於卧内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

拔之執刺史張璲 丁亥楊行密圍壽州 夏四月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忷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

寇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晉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

為陳利害數日　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公鐸為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黄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黄州黄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

友恭為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黄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兖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别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

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

馬步闘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縁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龎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

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工人造戰艦工

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顗曰第為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顔建説弘鐸先擊顗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顗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　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説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

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廼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廼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廼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

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庋鏹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
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
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勑院每有封拜
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
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
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

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灄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彦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

忠之疆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泝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吴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吴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

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

餘人雷彦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别
江口乘虚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
士亡其家皆無闘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
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
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
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
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
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為巡屬行密不

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顒顒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顒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顒不從及解釋錢鏐顒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顒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顒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顒有良將曰康儒與顒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顒以儒為二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顒遂與團練使安仁義同

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顒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廼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乃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顒已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

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洩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

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温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寳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

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顒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顒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

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周渭顒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八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顒　田顒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

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顒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顒境耆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顒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顒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顒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顒兵遂敗又戰于黄池兵交濛偽走顒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顒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顒命王

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壕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頵草檄罵行密

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顒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顒之婦弟也顒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

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福吾今以為汝

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
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
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
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甍將佐共請宣
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
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隷左神策軍數歳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将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将軍使各将其衆號随駕五都

光啟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内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

觀軍容使自陳敬瑄復茶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

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説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説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彦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彦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陳敬瑄惡顧彦朗與

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　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叅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

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藍壯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建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䟽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師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

兩川初黄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卧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

陽安仁費師懃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瑶說之皆率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

顧彦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

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鉥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僰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

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李公鉥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飢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

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圖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

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説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别昭度甫出劒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内

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鷂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

戰輒敗廵内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餽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絶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鄉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倘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兩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為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

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

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彦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　楊守亮使楊守厚因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彦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彦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彦暉具犒禮諸

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彦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吕蕘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蕘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

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晣營數里多擊更鼓晣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将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内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彦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劔間王建遣其将吉

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偽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

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産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林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

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曽無守備之意頼城中無
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乗虚奔突先伏精兵千人
於門内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塞
之一面而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為道然後出精
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
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
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
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

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内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令榜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避猶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

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後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

師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
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
麻鬻之以為資粮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
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
出赴祐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
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
月餘祐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項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劒閣項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項曰茍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悅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旣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絶

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

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

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

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

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内外

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

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率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閬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距

戍軍于綿州時三鎮犯闕　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戊午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西川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三千降於

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　夏五月丙戌

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

連兵未解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

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酆

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

後存為萬州刺史趙武數攻酆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

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覇業彼窮來歸我柰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扵玄武繼徽本姓

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劒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

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已已見建於張杞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群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

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矦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已及同飲者然

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

州別為一鎮建表請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閏六月道士杜從灋以

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贖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濾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志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劒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

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黒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宻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宻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宻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為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

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閲之乃集諸州馬大閲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

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時朱全忠劫車駕還洛陽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鄩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先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鄩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為羅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鄩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

慟稱自大駕東遷詔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各鎮州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今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與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

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昭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金